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廣西通志卷九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鄭文泮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廣西通志卷九十七

藝文

文者載道之器所以比事紀時而形美諷德者眥此尚矣粤西雖介荒服顧淵源述作文雅之傳亦有可以備蒐討者況昭代

綸綍煇乎若日月照臨瘴烟霧而毒霧消允宜矩矱百

代冠冕羣言矣他如籌邊經國之奏議疏通而知遠山川風土之紀述典核而不誣下至學士羈人一歌一咏苟於政治風俗有關採而志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謂人文者豈聲悅藻繢之謂哉志藝文

本朝

詔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

皇帝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托之重
聖祖毋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
革寢息海寓又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為
變亂陰結奸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
閩浙楚蜀鬬隴兩粵豫章之間所在驛騷肆騁痛毒
三桂僭稱偽號逆焰彌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

命六師勦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頸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誅逆孫世璠猶復鴟張距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厲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進逼城下賊衆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克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晏如捷書既至上慰

宗

廟

社稷之靈下抒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
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寧
行賚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
衆復困於徵輸朕閔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間施權
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
宮寢之內厪懷閭閻之依中夜屢興旰食不暇恕焉
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翦歷年之

蝨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滌煩苛惟新庶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

上諭

康熙十七年

上諭吏戶兵三部朕統御寰區孜孜圖治期於朝野安恬民生樂業共享昇平乃副朕宵旰勵精之願不意逆賊吳三桂背恩煽亂各處用兵禁旅征勦供應浩繁念及百姓困苦不忍加派科斂因允諸臣節次條

奏如裁減驛站官俸工食及存留各項錢糧改折漕白二糧顏料各物增添鹽課鹽丁房田稅契另行襍稅官户田地錢糧奏銷浮冒隱漏田畝嚴行定例處分用過軍需未經報部不准銷算以上新定各例不無過嚴但為籌畫軍需早滅逆賊以安百姓之故事平之日自有裁酌各省督撫提鎮大小文武各官俱宜上體朕意下念民生潔已奉公愛惜物力務期早奏蕩平與民休息以稱朕又安海宇至意爾三部即

通行傳諭遵行

康熙二十四年

上諭户部原任廣西巡撫郝浴前差兩淮巡鹽潔已奉公恤商裕課後經簡任鎮撫粤西清廉愛民克稱厥職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已從寬悉免追取以昭朕優恤廉吏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十三年

上諭户部朕撫馭寰宇早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

康皐為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腹內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省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二十二年秋冬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二省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育民之道無如寬賦朔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

恩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霑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禮部即遵諭行

康熙四十二年奉

旨湖南紅苗自明朝以來負固不服今仍刼掠我人民牲畜生事多端其附近彼處人民亦搶奪人畜及事

發之後諉罪於紅苗者有之紅苗人等不可令在三省接壤之地以為民害著照招撫廣東八排猺人之例遣在京大臣前往帶荆州駐防滿洲兵一千並酌帶廣西貴州湖南三省兵乘此冬月直逼苗穴勒令歸誠設立州縣庶幾民生不致若此之擾害矣

康熙四十九年

上諭先因雲南貴州廣西四川四省補授官員一時不能到任懸缺甚多預先發人備用近見此等官員但

知希圖即陞無一居官好者地方關係甚屬緊要此例不准嗣後四省著停其預先發往仍照舊例歸月分銓選將得缺之人嚴勒限期即速發往任所庶員缺不致久懸地方亦有裨益

康熙四十九年

上諭戶部朕恭膺

天眷祗承

烈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屢懷至治宵旰靡寧幸際

海宇同風邊隅嚮化遐邇中外帖然祗席之安者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祐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為邦本勤恤為先政在養民蠲租為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

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户部奏稱通共會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饟饋之煩内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損之儲蓄為頻歲漘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屢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来省方時

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生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産不加益日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矚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數仁用甦民力明年為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

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巡撫及府尹所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即責令

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夫地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切休戚者也誠克體朕孳孳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牟朘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為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即刊刻頒布徧示窮簷令咸知悉

文

廣西巡撫加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馬雄

鎮碑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臣子之誼大節為重然平居無事之時人人侈談忠義一旦臨事而為國捐軀確乎不奪者蓋寡則所稱成仁取義之士國家得之宜何如褒崇焉爾馬雄鎮滇歷禁近簡授節旄恪共之譽有聞綏輯之功斯著豈意叛藩逆命怙惡弄兵急變起蕭牆之中孤城介桂嶺之外聲阻援絕形絀勢危爾則以死自持抗詞罵賊遂觸兇怒橫致幽囚然猶志切輸忠力圖滅

寇間關遣子萬里来歸慷慨上書一心罔二丹誠既
通於王室闔門咸殉於巖疆節挺氷霜歷四年而益
厲操堅金石經百折而不撓可云烈矣嗚呼惟見危
乃知授命之不易疾風勁草繄爾一身實荷綱常之
鉅朝廷養士數十年有臣如此庶無負焉朕用閔惻
且嘉特考奠憲賜謚文毅躋以崇階爰勒貞珉昭示
来世凡屬臣僚聞風興起咸思自勵爾之為功世道
豈淺尠

上諭

雍正元年五月十一日廣西巡撫孔毓珣摺奏請將捐助軍需銀兩解送西安奉

上諭凡地方官捐助軍需應先行奏聞否則或致分派屬員科斂民間亦未可定孔毓珣捐助銀兩既經解送則已該部可行文孔毓珣知之

雍正二年五月初九日

諭禮部兵部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稱安南國王黎維禋

遣陪臣范謙益等賀登大寶貢獻方物並三年歲貢於閏四月初三日從廣西桂林府起身由水路進京等語朕因向來驛遞供應差遣多有騷擾曾降諭旨定例供給之外不許溢額應付今安南國王慶賀大禮遣使遠來長途勞瘁應加恩恤其經過地方一切供給食用之物酌量增加令其充足以示朕嘉惠遠人之至意

雍正二年五月十九日

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莫非朕之赤子天下共享樂利而土民獨使向隅朕心深為不忍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為之指使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奸依勢橫行此輩粗知文義為之主文辦事教之為非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

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視為魚肉毋得濫行科派如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有事犯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三日

諭兵部各省副將以下遊擊以上官員輪流来京引見者朕念伊等遠来故皆賞給銀兩其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六省路途甚遠尤與別省不同俱著

令馳驛前來爾部按其官員品級酌量給與驛馬仍只須照常計程行走不必因令馳驛過於急速如有欲自備夫馬不願馳驛者各隨其便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諭大學士等聞得廣西猺獞雜處匪類不時竊發踰山越嶺難以擒拏汛兵各守地界不敢擅自越境嗣後分防各弁不論何標何汛凡係附近地方毋分彼此互相接應庶匪類無可潛藏矣設兵原以衛民地方

若有匪類自當彼此策應協力擒拏著廣東廣西督撫提鎮公同酌議嚴飭各營汛一體遵行並傳諭直省督撫提鎮等凡地方有此等事當同心協力互相照應不可托言限於疆界而分彼此也

雍正三年正月二十九日

諭兩廣總督孔毓珣廣西蕉木山場常有礦徒騷擾雖屢經驅禁而巢窟尚在廣東終難安靖聞蕉木山路共有四汛在廣西者三在廣東者一兩省汛兵各宜

盡心防緝不得坐視推諉嗣後將該管文武分地查核以專責任或礦徒從某地来不能稽察或已至某地不能擒逐或逃入某地不能堵截各就本地官弁題參議處庶兩省同心協力務期盜息民安以副朕意

雍正三年三月十五日

諭各省督撫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為至重從来兩省交壤

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為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息事寧民之意朕深知此弊今特降諭旨與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勿存私見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朕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

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心勘畫即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其舉行此事宜於農隙之時所派官員不得私受請囑收取餽遺及科派百姓騷擾經過地方如有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諸督撫各慎為之

雍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為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

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為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

多致缺額罪何可逭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撙節愛惜各留餘地預為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為虛文故事朕為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

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上諭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為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

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為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奬賞隱匿者作何分別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倘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瞻循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疎防文武各有處分雖著

有成例但中間事情尚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衆多人土獞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蹤跡散處者則捕役力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躧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枉抑著九卿一併確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上諭向来邊省要缺題請調補乃督撫提鎮拔用私員之捷徑其中多有委用非人且有題補後並不身履其地而因邊俸遂得速陞者此天下之所共知所以

康熙六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曾下特旨以督撫提鎮題補太多此習相沿日久大有關係著九卿議奏經九卿以停止題補議准遵行在案朕思邊省地方益因烟瘴難居或苗蠻

頑梁官斯土者與內地不同是以邊俸較腹俸之陞遷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漸消風俗漸淳之處其地居極遠瘴癘未除者在任官員若照內地陞遷誠為偏抑至瘴癘已消俗漸轉移者仍照舊例題補陞轉亦覺太濫著九卿將各邊俸之缺或係瘴癘未除宜令督撫等題補或係風氣已轉可照內地選用一一分晰議奏至文武原屬一例武職官員亦應照文職官員令督撫提鎮等題補其遷轉之處亦論

邊俸較俸為宜著一併議奏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日

上諭直省地方官辦理欽部案件皆有定限其不依限完結者例有處分惟邊省苗疆間有督撫自行歸結之案地方官因無限期遂生怠玩以致案件稽遲民人受其拖累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曾經高其倬李紱各委員會勘任其遲延聞至今

尚未完結地方各官所司何事此案著鄂爾泰會同貴州廣西巡撫另委賢能大員速行審結嗣後遇有民苗爭訟事件該督撫嚴飭該管各官作速查審完結如地界兩省或有關提之人或有會勘之處兩省大吏務須和衷辦理不得互相推諉其有不肖有司託故稽遲巧為推卸者亦當指名題參不可徇庇本省屬員任其遷延如經朕訪聞督撫徒自取愧耳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諭上年廣西省補行大計撫臣曽将所屬土司薦舉卓異彼時部議以土司薦舉卓異之處應行停止朕允從部議今聞廣西所屬安平田州二土司愛養土民輕徭薄賦實他處土司所不能及朕甚嘉之其應作何加恩賞賚之處著該部議奏其各省所屬土司果有奉法稱職裨益地方者該督撫不必拘三年大計之例隨時薦舉朕當酌加恩奨以昭鼓勵

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

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狆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以致燒殺刼掠毒害善良居民深受其擾今督臣鄂爾泰等奉旨勦撫業已擒獲兇苗販棍正在撫恤地方籌畫久遠之計朕聞滇黔粵四省接壤之區猺猓雜處不時統衆越境讐殺攪害鄰封地方文武官員往往以責任不專彼此推諉苟且因循以致釐案莫結者甚多此天下之共知共聞者如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

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互控一案遷延數年之久尚未審理朕已降旨督責此即其明証也況各省所設汛防在於腹內而猺猓則環居腹外防範難週遇有殺掠必待事主稟報始行追捕往返躭延兇徒已遠遁矣四省督撫提鎮宜各委賢員於四省接壤之地勘明界址凡猺猓販棍往来要路設立營汛派撥游守等官帶領弁兵駐防稽察倘有越境讐殺刼掠之事即時擒解不使漏網其

委防弁兵以一年為期即於四省附近營伍內輪流
撥換如一年之內無越境生事之人有而能逐名挐
獲者四省督撫提鎮會同保題從優議叙兵丁量加
賞賚倘有貪功生事騷擾地方者立即題參從重治
罪朕意如此於地方有益與否其如何分界設汛派
撥弁兵經理妥協之處著四省督撫提鎮悉心商酌
定議具奏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産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産之米即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即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

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産供鄰省多人之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来矣著二省總督巡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為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原以致

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諄切曉諭善為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每見各省督撫大吏皆各私其所轄之地方而於鄰省之休戚膜外視之如高其倬則請運江南之米於福建而陳時夏又欲留貯於江南楊文乾則欲運廣西之米於廣東而韓良輔又欲留貯於廣西伊等各從疆界起見甚屬褊小朕君臨萬

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穀不敷自然接濟於鄰省有無相通古今之義若封疆大吏各據本地實情奏聞則朕易於辦理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見不肯通融接濟則朕辦理甚難若開捐納以積穀則地方米價必致高昂若截漕米以濟民則天庾所關更為緊要輾轉思維實無善策是在凡為督撫者體朕一視同仁之意酌地方之緩急為有無相通之道勿以彼此隔屬有心區別如此方不愧大臣公忠之誼而

於國家懷保小民之治大有裨益也

雍正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諭前鄂爾泰曾密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為民害請勅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自然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議不可昨都察院啓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旦控告羅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

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為封疆大臣逡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為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利害民生之休戚毫不關心甘汝来時為臬司亦因循怠忽不能整頓昨令廷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即此一節則李紱之在廣西不能實心辦事專務虛名養奸貽患而兇惡之土司皆不能整理約束可知矣李紱甘汝来相繼為廣西巡撫彼地情形素所熟悉著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疎縱之兇

徒羅文剛等著即交與李紱甘汝来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兔脱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時著李紱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印務李紱一到同韓良輔即起身赴滇韓良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来署理前朕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櫬回籍著俟公事定議後伊酌量起身李紱甘汝来負朕擢用深恩今加寛宥容其効力贖罪務將廣西境内不法之苗夷與地方不法之奸民悉心

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倘
目前疎縱之羅文剛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
之事虛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来仍有兇苗妄行
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紱甘汝来在廣西地方正法程
旦著交與田畯或於擒拏羅文剛案內有可差遣識
認之處在田畯酌量韓良輔奏稱廣西要缺需人著
吏部揀選引見又如礦賊盤踞於兩廣之間而兩省
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

紱甘汝来會同阿克敦將兩省疆界一一清查如何分別防範管理酌定規制使汎地各有專責匪類無計潛藏倘李紱甘汝来仍復怠忽將来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之處交與鄂爾泰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鄂爾泰節制

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為首務書陳無

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叙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

由地土之所産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順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況脾主於信習慣

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饔飧之恒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

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懃懃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而有司之化導者有

未至邪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糴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致於價賤而難於出糴朕必多發官價以糴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奠

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天貺禰等紳衿百姓獨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

必上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
哉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
思穀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
豈不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
務本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麻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

雍正五年三月初三日

上諭上年八月內貴州安籠總兵官蔡成貴摺奏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之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梁烏舍壩犁魯碌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及臣抵任時嚴

飭各目不許妄動隨通咨飭查蒙雲貴總督高其倬照准粤撫咨移行臣將阿九等設法擒勦臣思歪染等寨未經審勘屬粤屬黔不便遽然用兵請轉咨粤省撫提各委賢員於交界之地嚴審踏勘並查歪染各寨錢糧現納何處定案清理果係何目强梁再行擒治雖督臣高其倬行委普安知州廣西撫臣李紱行委西隆知州訂期會勘無如托故遲延至今未結推原其故因土苗自相仇殺俱係外結例無考成是

以頻年膜視伏懇勅下黔粤撫臣另委廉能大員秉公審斷以杜爭端嗣後審理兩省交界土苗案件請勅部議定限期完結於邊方似有裨益等語朕隨將蔡成貴奏摺發與鄂爾泰令其定議奏聞今據鄂爾泰摺奏查得廣西西隆州古障地方土目王尚義等與貴州普安州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歷年互爭歪染烏舍壩犁魯礫等案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並貴州巡撫提鎮

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即何世堪到任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多烟瘴該牧寄寓省城一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傯遂致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今准部咨奉旨令臣與何世堪委大員會勘隨委貴西道吳應龍前往並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報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鄰邊地方苗民雜處搶擄為常劫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由外結

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別流土考成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具題奉旨勅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為界祇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相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為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絕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等語鄂爾泰既稱黔粵二省當以大江分界使各加防守稽查則爭端可以永息今韓良輔李紱前往雲南與

鄂爾泰面商苗地事宜著將黔粵分界事情一併會商妥議具奏其土苗爭訟案件例由外結者應如何定限之處亦著鄂爾泰韓良輔李紱議奏並將此交與九卿詢問李紱甘汝来如何推諉遲延令伊等明白回奏

雍正五年四月初六日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道路甚遠命往試用舉人俱係揀選引見之員嗣後各員經該督

撫題補者不必令其来京著其題補授

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上諭戶部泗城前係土府是以有三年土貢之例今既改土歸流自有應納賦稅韓良輔何得復以三年土貢品物歸於正項為請殊屬不合嗣後悉照例徵輸錢糧不許借土貢名色重累小民著將土貢等物豁免

雍正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上諭向来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為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共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並非以烟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為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

臣又能宣布朕意勷撫恤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並未重煩兵力而願為內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夷民即我內地之編氓土司所轄之頭目即我內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但地方遼濶文武官弁需員甚多其間未必盡屬賢良之輩且恐官弁等之意以為土民昔在水火今既內附已脫從前之暴虐即略有需索亦屬無傷此等意

見則萬萬不可著該督撫提鎮等嚴切曉諭不妨至再至三且須時時留心訪察稍覺其人不宜苗疆之任即時調換並嚴禁兵丁胥役之生事滋擾務俾政事清明地方寧謐安居樂業共享昇平倘有不遵朕旨絲毫苛索於土民地方者著該上司立即參劾重治其罪即係平日保舉之人亦不可為之容隱果能據實糾參朕必宥其失察之愆嘉其公忠之誼該督撫提鎮等可共體朕心各盡懷保邊民之道

雍正六年十月初十日

上諭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此極小苗寨相持日久致令兇苗設備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

敵受損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西自韓良輔李紱甘汝来等數人辦事習為惰玩既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撫綏苗衆兵力懦弱諸事廢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以致兇苗公然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地逆獞即行授首黨衆悉皆嚮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地方離廣東總督駐劄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

民事務俱照總督之例管轄滇黔兵丁甚為用命年来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即土兵亦極効力著動正項銀十萬兩交與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勦八達寨之官弁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恩優恤仍照例給與卹典賞賚凡屬征勦蠻夷不但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為軫惻即苗民被害亦深可憫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畯係總

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具奏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屆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梧潯二廠稅課雍正四年四月以前各官所收贏餘銀兩俱從寬免其追賠廣西地方錢糧無多各官

養廉未免不敷是以雍正五年降旨將稅課贏餘之項賞給一萬五千餘兩為巡撫司道養廉之資今查每年尚有贏餘銀三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將此交與巡撫金鉷計算府州縣及佐貳官若干員酌量官職大小地方繁簡均勻賞給以為養廉具摺奏聞每年將收用數目造冊報部

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諭據編纂一統志總裁官大學士蔣廷錫等奏稱本

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書既多缺略即有採録又不無冒濫必得詳查確核採其行義事跡卓然可傳者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請勅諭各該督撫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詳細查核無闕無濫務於一年之内保送到館以便細加核實詳慎增載等語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必詳細確查慎重採録至公至當使偉績懿行逾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今

若以一年為期恐時日太促或不免草率從事即如李紱修廣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顧桑梓將江西仕粵之人不論優劣概行濫入遠近之人皆傳為笑談如此志書豈堪垂世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採摭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善之書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寬至二三年內纂成具奏如所纂之書果能精詳公當而又速成者將督撫等官俱交部議叙倘時日既延而所纂之書又

草率濫略或至有如李紱之徇情率意者亦即從重處分至於書中各項分類條目仍照例排纂其本朝人物一項著照所請將各省所有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即詳查確核先行彙送一統志館以便增輯成書

雍正七年二月二十日

上諭金鉷請將太平府通判等缺俸滿推陞之員再留三年照陞銜陞用該撫身在地方必有所見部議水

土惡劣不便久留雖據情理而言但推陞之員既已熟悉風土非初到者可比或本人情願再留原任以圖上進亦未可定惟是再留三年之後果能稱職或格外加恩或令該督撫於本省要缺保題優陞以示獎勵著該部另議具奏

雍正七年五月十六日

上諭凡遠省烟瘴之地及沿邊沿海之區因其險阻荒涼或民情難治是以有司缺出或揀選補授或將內

地之員保題調補該員到任之後有歷俸三年即陞者亦有五年即陞者所以恤其苦而賞其勞加恩於常格之外也乃向來督撫等徇情受託往往庇護私人以保題烟瘴邊缺為名俾得速於陞遷仍將其人委署近地展轉留滯而本任竟屬虛懸是以緊要之缺轉成閒曠之所矣此向日之積習衆所共知者近年以來雖州縣正印官不敢仍蹈故轍而同知通判等員則聞尚有借委署他處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數

年俸滿居然得以陞遷者此等弊端甚有關係嗣後著嚴行禁止倘有應行署理之處著該督撫就近差委不得使屬員巧為規避之計以致要缺有閒曠之時倘有仍前營私作弊者經朕查出定將該督撫及本員一併從重議處

雍正七年六月初十日

上諭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西民情大抵嗜利而無恥尋仇而輕生健訟而喜妄作一切姦淫偷盜忿

爭劫殺干名犯分之事皆悍然行之而不顧而倡之者實自强横之紳士始粤處邊陲民愚而陋井蛙夏虫識見不廣畏鄉紳如虎畏士子如狼故俗有舉人閣老秀才尚書之語其畏官長也不如畏紳士故俗有官如河水流紳衿石頭在之語彼見姦淫偷盜忿爭劫殺干名犯分之事紳士一一為之無怪其漸染成風寖以惡薄也且愚民無事之日畏强横之勢力甘聽指揮奸民有事之時仗紳士之神通曲加黨庇

其積害不可勝言臣竊願欽命觀風整俗使一員以整齊而約束之祇恐小臣識淺未敢瀆陳近見閩省業蒙俞旨伏思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瘴江烟島悉土悉臣誠得被蒙聖恩一例添設俾之勤宣德教力返淳風於地方宜有裨益等語朕思謹厚為風俗之本紳士乃庶民之倡故欲化民成俗使閭閻共敦仁讓之風必賴本鄉之紳衿領袖身體力行為庶民坊表則觀感興起朝夕漸摩風俗可歸於淳厚若紳士肆

行不法作奸犯科是以不善倡率鄉里也彼為民者見紳士之身通仕籍名列膠庠而所行尚然如此則相率效尤愈趨愈下無所底止在紳士貪一時之勢利而不知風俗日至於澆漓今見此本不識伊等亦自覺赧顏否著將廣西在京官員及進士舉貢等之候選候補者通行傳集一一詢問令其明白回奏

雍正七年六月十二日

上諭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

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来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額徵地丁銀二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兩零四川額徵地丁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兩零雲南額徵地丁銀一十四萬一千六百兩零貴州額徵地丁銀七萬四千二百兩零

廣西額徵地丁銀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兩零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共計銀四十七萬九千九百兩零此六省督撫大吏宜仰體朕心轉飭所屬有司敬謹奉行務使閭閻均霑實惠如有奉行不力被不肖有司暗飽私囊或被奸胥土棍强紳劣衿包攬侵蝕者朕若訪聞必將通省大小官員分別從重治罪至於國家設官本以理民官有

恤下之責民有奉上之義若設官而不為計及養廉之資則有司之賢者將窘迫而莫能支不肖者又將橫取而無所檢束矣是以酌定以錢糧耗羨均給各官為養廉之資此揆情度理上下相安之道但思加恩百姓豁免正賦若將耗羨一并蠲除是民雖邀額外之恩而官員轉有拮据之苦上司或因此稍有寬假則必致巧取苛索於民流弊種種轉多於耗羨之數於吏治民生均無裨益常見庸劣之地方官每以

蠲免錢糧為不便於已心懷悵快即此意也著於庚戌年為始凡遇特恩蠲免錢糧者其耗羨仍舊輸納諒必民所樂從若因水旱蠲免者不得徵收耗羨將此永著為例

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諭廣西省在京官員生監據廣西學政衛昌績奏稱粵省風俗澆漓而紳士實為倡首即該省鄉紳之在京居官候補者亦稱本地紳士庶民湔洗積習未能驟

除應設觀風整俗使以司化導等語朕觀廣西乃邊遠小省通籍於朝者本不多人而其中即有謝濟世陸生楠者狂悖罔凌目無法紀則該省風俗之薄劣即此可見矣今御史陳宏謀等請照衛昌績所奏設立觀風整俗使獨不思爾等紳士乃兆庶之觀瞻閭閻之坊表若爾等果能於忠孝禮讓之道身體力行以為衆人之模楷而又各教訓其子弟各規勸其鄉黨則小民慕義嚮風觀感興起風俗自日歸於淳厚

若不能端本澄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鐸司教之官家喻戶曉使之改過遷善易俗移風所謂逐末而忘其本也爾等各思嘉惠桑梓貽福子孫當於已身自求之

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四日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概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

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即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

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雍正九年八月初二日

上諭廣西道通交阯聞該地方常有無知愚民希圖意外之利拋棄家業潛往交阯地方開礦其所去之人有資本用盡乞食而回者有僥倖獲利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雖禁諭稽查伊等總以出外貿易為辭亦難究其所往何處更有奸匪之徒行兇犯罪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蹤懸案莫結似此違禁

妄行之風漸不可長著廣西巡撫提鎮悉心商酌於往來隘口及僻路可通之處酌量撥兵添汛飭令該管官弁加謹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令押解原籍照例治罪如弁兵偷安稽查不力或有受賄賣放等弊日後發覺一併按律治罪將該管官嚴加議處庶愚民不致輕去其鄉流離異地而奸匪之徒亦不致遠颺漏網

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

上諭収買場竈餘鹽以清私販之源金鉷所奏甚是但私既歸官而官或又行私其間収數之多寡運銷之先後定價之寛刻報課之虛實惟視奉行者何如謂立法以除弊恐弊即因法生亦正未足恃也其廣西通省可否專銷廉州鹽及廉場餘鹽作何収買動何款項並如何撥運如何交領能否遍行土司有無關礙引課之處著鄂彌達楊永斌會同金鉷一併虛衷熟籌妥議具奏

雍正十一年三月初九日

上諭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六省舉人赴京會試路程遥遠非近省可比朕意欲於落卷中擇其文尚可觀而人材可用者添取數人俟旨録用以昭朕格外加恩之意著傳諭主考官於六省試卷遵旨取中外其次等可取之卷不拘數目秉公選出俟發榜後朕另派大臣會同主考官驗看人材再加遴選奏聞請旨再六省落第舉子内除願於下科會試者不

必報名外若有情願小就以圖即行録用者著在禮部報名一並交與派出之大臣主考官揀選奏聞請旨該部預行出示曉諭六省舉子知之

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上諭據廣西巡撫金鉷奏稱鬱林州地方現在開墾之時而富民鄉藤壟坡忽湧瑞泉二穴味甘色清足灌三千餘畝等語朕從来不言祥瑞今蒙

上天福佑邊氓顯賜甘泉廣潤之大澤朕心不勝感慶著

該撫選擇善地建立祠宇奉祀泉源之神以答靈貺該部知道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向以浙江吏治營伍俱須整理而浙閩總督駐劄閩省未免隔越是以特授李衛為浙江總督兼管巡撫事務此係因時制宜隨材任使一時變通之政事並未永著為例也今浙江事務經李衛辦理以來已漸整頓而程元章又切以伊之才力難兼總督巡撫

鹽政三重任恐致曠悞為辭頃郝玉麟来京陛見朕看其才具精神足以貫注兩省著仍照舊制命郝玉麟為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又從前降旨將廣西一省暫隸雲貴總督管轄者因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苗疆應辦事務若非該督總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不靈今苗疆用兵事竣諸凡就緒而年来内外臣工有多人奏稱廣西距雲南路遠距廣東路近不若仍舊為妥便

等語滇黔兩粵情形本是如此即朕之初念亦不過暫令雲貴總督管轄俟苗疆事竣仍可照舊非謂毋繼善不能兼管三省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東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廣西通志卷九十七

廣西通志卷九十八

藝文

歷朝

詔

漢文帝賜南粤王趙佗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

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

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賜呂興督交州諸軍事詔咸熙元年　魏　陳留王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敕交阯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興

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馮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霍戈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奬以慰邊荒乃心款誠形於辭旨昔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懷六合

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衆稽服萬里馳義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且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

制

唐懿宗潭桂兩道賜錢制

咸通四年五月丁酉制朕以寡昧獲承高祖太宗

之丕構六載於茲矣罔畋遊是娛罔聲色是縱罔刑戮是濫罔邪佞是惑夙夜悚惕以憂以勤庶幾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懷柔獨惟南蠻姦宄不率侵陷交阯突犯朗寧爰及羈州亦用攘寇勞我士卒興我甲兵騷動黎元役力飛輓每一軫念閔然疚懷顧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澤俾垂及物之仁愁聞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糇運無不經過頓遞供給動多差

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經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閒劇准此例與置本錢邕州以西黎獞界内昨因蠻寇互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塋瘞量設祭酹

嚴謨可桂管觀察使制　唐　白居易

敕漢置部刺史掌奉詔條糾吏理蓋令觀察使職

耳桂林秦郡也東控海嶺右扼蠻荒自隋迄今不改戎府地遠則權重俗殊則理難馴而化之非才不可朝議大夫前守秘書監驍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巖謨嘗守商洛剌黔巫州部縣道謐然安理是能用寬猛相濟之政撫夷夏雜居之人故也跡其往效式是南邦況爾操行端和文學精茂賓寺書府善於其官勉副前言佇申後命可使持節都督桂林諸軍事守桂州剌史兼御史中丞桂州本管都

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封如故

宣慰嶺南制　常袞

敕理天下者先務於遠安本人情者必令其上達或刑罰不中德信未孚則生怨咨是有申喻朕以服嶺之表方隅之大南盡百越專制萬里擇將置守常亦難之至於臨遣屢有明誡俾施惠政以恤疲人而長吏議法不平作威以逞因其猜阻陷我忠良馮季康何如瑛等南方右族累代純臣協其

義烈之心積有艱危之効感於所謂虐用其刑無狀致辟遂生邊患朕自託人上每勞日昃法天地之生成宏父母之慈愛聞此濫罰惕然疚懷尋亦辯明特令昭雪如聞溪峒尚有紛擾哀我庶士勞於甲兵豈不求安良有以也所以更謀良帥先用舊德兼御史大夫徐浩歷典中外長於撫綏素所親信俾其政輯元冬之首當至彼方必能大布風化永清麾管仍命尚書比部員外郎莫藏用往嶺

南宣慰問以疾苦弔其死喪其季康等遇害之家
躬自存撫切加贍恤務令得所以慰遺孤其軍州
所有結聚明申中旨懸示大信但能歸附即是平
人豈惟復業安居亦當隨才命職兼至桂州宣慰
應水旱所損或須蠲免宜與觀察使商量處置勉
膺朝寄以慰朕懷

授李鐵邕州節度使制　鄭　璘

門下漢之上將或委登壇古之萬夫用期觀政所

以典拂素難於方面僉諧遂舉於寵章有我勳勞豈恡恩擢某官秉節持重抱器謙明既熟戎韜兼通軍志拂青萍之出匣百鍊無前整紫鷺之追風千金莫對感激而雷霆助順訓齊而貔武增雄爰自先朝薦逢多難功烈昭著金石無渝且聞宿衛之忠亦著載馳之效每稽功秩盡瘁十年爰用陟明嘉於一志乃睠邕部實為舊藩接服嶺之要衝連駱越之奧壤付茲重寄繄爾雄才爾當清以臨

人和而馭衆善施條教勸慰蒸黎蘇我疲封佇成樂土仍峻保安之秩式崇鎮撫之名往惟欽哉勿怠丕訓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宋　歐陽修

敕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録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可

皇城使漢州刺史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張整等降官添差監當制　劉攽

中國之所以臨撫戎蠻常以威位結服其心豈其夸於殺人見小利而起後害乎爾等咸以選擢見任邊徼貪於首功輕肆翦戮無辜横死近二十人文書自營謾不以實覆案究極惻然傷嗟宜正典刑以慰遐僻差奪官秩用懲無狀尚體寬恩思自悔咎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歐陽修

敕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為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為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為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為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

之材吾惟責成爾可自勉

廣西轉運使制

曾　鞏

自既開百粤而地盡南海提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用是用任屬夫柔遠則能邇其務宣布上恩輯寧異土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

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芾可廣東轉運判官

制　　蘇軾

敕某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寛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於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智誠知宜州制　　蘇軾

敕智誠蠢爾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

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黃裳知賓州錢師益知橫州制　蘇轍

敕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希而密邇夷落以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裳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益雖為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防汝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明太祖衛中所世襲副千戶高義制

制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特倣古制設武職以衛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奸禦侮幾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

明太祖昭信校尉管軍百戶朱正制

國家以武定天下命將出師所向無敵雖我勳舊

大臣奉天明威以克有功亦繇汝衆士同心齊力而成也以爾朱正鷙勇有謀驍雄善戰從予將帥屢效戎行擢於師表之中授以百夫之長夫均勞逸善訓練則衆心不令而從嚴紀律布恩威則堅城不戰而克今之長列衛而佐戎府者多汝衆士之有功者也汝能建非常之勳予則有不次之賞膺茲寵命尚有懋哉

誥

方國珍除廣西行省右丞誥　明　王　禕

自元政既微乃有智勇之士乘時而興思建功業及天下兵起遂角立一隅以為民人之保障其後果得所歸以全富貴是亦可謂豪傑者矣以爾方國珍材器雄毅識慮深遠知世道將不可為乃奮於東海之濱二十年間與其兄弟子姪分守三郡而威行於海上得非一時之豪乎然奉貢於我益亦有年終能知幾達變舉族來歸富貴功名保而

不失始終自全如此朕甚嘉之是用擢居左轄列名外省食其祿秩綴於朝班以示朕優崇之意爾其恭慎以自飭毋豫以自安益勉令名庶圖報稱

敕

唐懿宗分嶺南東西道敕

敕嶺南分為五管誠已多年居常之時同資禦捍有事之時要別改張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峒控兩江之獷俗居數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

不振境連内地不並海南宜分嶺南為東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廣州為嶺南東道邕州為嶺南西道別擇良吏付以節鉞其所管八州俗無耕桑地極邊遠近罹盜擾尤甚凋殘將盛藩垣宜添州縣可割桂州管内龔州象州容州管内藤州巖州並隸嶺南西道牧管

宋　王安石

敕牓交阯

敕交阯管内谿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

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克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克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克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詳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

然王師所至勿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内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户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横賦到即蠲除與我一方永為樂土

宋徽宗封柳州靈文廟文惠侯敕

崇寧三年月日敕文章在册功德在民昔有其人

是為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於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頴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為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俗成田里喜悅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禳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憂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尚其知歆永庇南土

宋高宗加封文惠昭靈侯敕

敕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烝嘗萬之際肹蠁必通屬者春秋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即應歲以是豐故邦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尚赫光靈保有常享欽哉如

牒

宋孝宗封靜江府海陽山靈澤廟敕

淳熙十一年二月十九日敕靜江府靈川縣海陽山靈澤廟神朕承熙洽之基作神明之主潛通肹蠁遠勿孚顯錫褒崇維貔斯答爾依於正直聽以蠲明佑我遐邇降之甘露歲茲無歉功孰與偕其進侯封之華式增廟食之重尚歆於渥永底於休可特封惠濟侯

宋寧宗封昭州龍平縣靈濟廟五侯敕

開禧元年九月二十三日敕昭州龍平縣靈濟廟神君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國有水旱則時以無年民斯苦病桂嶺之南維昭州之屬縣叢祠其神有五顧自紹興季年嘗錫廟稱凡旱乾禱祈暨民有癘疫率蒙休答一方攸賴部使者以聞爰嘉侯封珠連厥次號殊而應均以示休寵尚嘉惠乎有哲斯為克稱可依前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第一

位神可特封金殿嘉應侯第二位神可特封銀殿顯應侯第三位神可特封梅殿昭應侯第四位神可特封劉殿惠應侯第五位神可特封柴殿通應侯欽哉

宋理宗加封昭州靈濟廟五侯敕

端平元年三月一日敕昭州龍平縣靈濟廟嘉應侯等朕惟有位咸秩百神非有功於民不居祀典爾屹彼靈祠奠於侯位山川之能致雨皆汝之功

舟楫以濟不通皆汝之佑是用嘉乃丕績申命徹侯於戲神苟能益懋乃功則封崇之典實未艾也可依前件奉敕如右劄到奉行敕告嘉應侯等茲特封金殿嘉應仁濟侯銀殿顯應仁祐侯梅殿昭應仁澤侯劉殿惠應仁順侯柴殿通應仁茂侯欽哉

宋理宗封融縣梁熹吳輔為神敕

嘉熙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敕曰玉融為郡僻處嶠

南昔在天禧猺蠻為梗爾熹爾輔奮起遐裔殲擊以斃魂強魄殺為鬼之旌大庇其民如生之日自疏侯爵三被徽稱國家於爾神褒賚之渥亦惟遠俗艱窶寇竊水旱之不常非神無以為託也祇服休命益介祉祥可特封梁為助信靈應忠祐侯吳為助順靈濟顯祐侯欽哉故諭

明世宗諭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顓敕

敕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顓得總鎮兩廣太監鄭

潤提督軍務都御史姚鎮鎮守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與爾各奏逆賊岑猛父子搆難一方糾合叛目殺官奪印仍煽誘斷藤等峽賊徒共相為亂地方殘害姦謀莫測爾等乃能申嚴號令飭勵官軍分哨統兵併力夾攻破其巢寨擒斬首惡其功可嘉且岑猛逞梟雄之志背恩拒命已十餘年爾等奉命征討接戰之間遂能殲厥渠魁餘黨潰散若非謀斷素定紀律嚴明安能有此今特降敕奬勵以

旌其勞但伊子岑邦彥及叛目韋好等未獲爾等尤宜殫心竭慮奬帥各哨官兵多方設法乘勝攻剿務期盡絶以安地方俟奏捷至日分別等第重加陞賞決不爾吝勿以一勝自生驕怠以致遺孽滋蔓有愆前功亦不得貪功妄殺濫及無辜斯稱朕委任之重其欽承之故敕

表

南粤王謝上表　漢　趙　佗

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粤王使為外臣時内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鑾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

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譖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

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粤四十九年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願死再拜以聞

讓容州表

唐　元結

臣結言臣伏奉今月二十二日敕授臣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守容州刺史中丞充本管經畧守捉使四月十六日敕到二十一日發付本道行營臣實愚弱謬當寄任奉詔之日不任憂懼臣結中謝臣聞孝於家者忠於國以事君者無所隱臣有至切不敢不言臣實一身奉養老母醫藥飲食非臣不喜臣暫違離則憂悸成疾臣又多疾近日加劇前在道州黽勉六歲實無政理多是假名頻請

停官使司不許令臣所屬之州陷賊歲久頽城古木遠在炎荒管内諸州多未賓伏行營野次向十餘年在臣一身為國展効死當不避敢憚艱危但以老母念臣疾疹日久時方大暑南逾火山舉家漂泊寄在湖上單車將命赴於賊庭臣將就路老母悲泣聞者悽愴臣心可知臣欲扶持版輿南之合浦則老母氣力難於遠行臣欲奮不顧家則母子之情禽畜猶有臣欲久離老母則又汚辱名教

臣欲便不之官又恐稽違詔命在臣肝腸如煎如燭昔徐庶心亂先主不逼令伯陳情晉武允許君臣國家萬代為規伏惟陛下以孝理萬姓慈育生類在臣情志實堪矜愍臣每讀前史見吳起遊官嚙臂不歸溫嶠奉使絕裾而去常恨不逢斯人使之殊死臣所以冒犯聖旨乞停令授待罪私門長得奉養供給井稅臣之懇願塵黷天威不勝惶恐謹遣某官奉表陳讓以聞

再讓容州表　元結

草土臣結言伏奉四月十三日敕以臣前在容州殊有理政使司乞留以遂人望起復臣守金吾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中丞使持節都督容州諸軍事兼容州刺史充本管經畧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忽奉恩詔心魂驚悸哀慕悲感不任憂懼臣某中謝臣聞苟傷禮法妄蒙寄任古人所畏臣敢不懼國家近年切惡薄俗文官優免許終喪制

臣素非戰士曾忝臺省墨縗戎旅實傷禮法且容府陼沒十二三年管諸内州多在賊境臣前行營日月甚淺宣布聖澤遠人未知有何政能得在人口使司過聽誤有請留遂令朝廷隳紊法禁至使愚弱穢汚禮教臣實不敢踐古人可畏之跡辱聖朝委任之命敢以死請乞追恩詔前者陛下授臣容州臣正任道州刺史臣身病母老不敢辭謝實為道州地安數年祿養容州破陼不宜辭避臣以

為安食其禄蹈危不免此乃人臣之節其時臣便奉表陳乞以母老地遠請解職任陛下察臣懇至追臣入朝臣以為不貽憂歎榮及膝下人子之分不圖恩勑未到臣丁酷罰哀號冤怨無所迨及今陛下又奪臣情禮授容州臣遂行則亡母旅櫬歸葬無日几筵漂寄眞祀無主捧讀詔書不勝悲懼臣舊患風疾近轉增劇荒忽迷忘不自知覺餘生殘喘朝夕殞滅豈堪金革能伏叛人特乞聖慈允

臣所請收臣新授官誥令臣終喪制免生死羞愧是臣懇願臣今寄住永州請救刺史王庭璬為臣進表陳乞以聞

為柳州鄭郎中謝上表　于邵

臣某言臣伏奉某月日制書授臣某官即以今月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緒承舊族師事通儒萬里成功雖無壯志九夷不陋庶纂前蹤二紀蠻陬三提郡印惟貞苦節以奉休辰牙管一雙未嘗關

慮集作日竹書兼兩何敢經懷渭水之陰敝廬斯託每還初服常慚上農今者又即殊方復臨雜俗固蒙聲教終遠文明謹當宣舉詔書撫安縣道媿官學舍畢納於人倫畜蠱帶牛盡移於地利至於因遐弃法挾遠生情縱漏嚴科必貽陰責山兼象縣江帶龍城撫已跼天敢忘元造舉頭望日何處皇居憑宵夢以銜誠託歸飛而結戀無任膽天戀闕之至

柳州刺史謝上表　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以六月二十七日到州任上訖臣宗元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早以文律叅於士林德宗皇帝選於衆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寶位徵臣官在禮司百僚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訟（集作誣）聖恩宏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遠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

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
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竭盡駑蹇望皇風不異於遐
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恩以塞餘罪

代容州刺史謝上表　時在朗州相
逐因以見託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授臣容州刺史兼御史中
丞充本路經畧招討等使臣發開州日已差某官
某奉表陳謝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
某日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臣某中謝

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辜責自邱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貴識昧通變動乘事宜慚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穆清洞照寰海恕臣本性樸愚賜以恩輝拔一作被於廢棄遠辭偏郡重鎮方隅捧印綬而為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誠務先克已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使一作便集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

力誠不足心實在茲伏乞聖明俯賜照鑒

為榮陽公桂州謝上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奉違禁掖祇役遐陬雖懸就日之誠懼曠宣風之寄茶鬱載揚於永路輕舟利濟於大川即以今月九日到任上訖臣某中謝臣系承儒訓生屬昌期初掛弁髦即親筐篚嘉樹無忘於封殖青氈不落於寇偷再擢詞科一登冊府徂遷歲律浮泛軍裝忽彩華纓俄列通籍極望郎於南省備

給事於左曹中間帖掌臺綱分修國史旋值孳童
拒詔集作召狂寇亂華副中憲以急宣佐威城而遥
護督晉氏遷延之後絶戎人偵邏之奸敢伐善以
攘羭固盡誠於養棟伏惟皇帝陛下武推時夏文
號欽明方將虔奉紫泥恭拜青璅豈意遽分專席
叨賜再麾首南服以稱藩控西原而遏寇褰帷廉
部猶恐墜於斯文横槊令軍實致憂於不武雖期
竭力終懼敗官況俗雜華夷地兼縣道文身椎髻

漸尉佗南越之餘叩鼓鳴鐘傳士燮交州之態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麏驚欲經緯以合宜顧韋弦而匪易伏願陛下務修儉德廣扇廉風拾翠採珠不勤異物驅犀逐集作返象用示深仁始於問俗之時便獲稱君之美臣亦當求規水薙取戒腊膏冀少息於羣集作疲黎庶免拘於司敗三梁路阻九嵕山集作封遥浮江過楚澤之萍望國隅揩罵之桂遐思白鳥鎮颺音於周圃之中遠羨仙黃永固本於堯

皆之上

代宜州黨皇城遺表　宋　黃庭堅

惟孝惟忠生則靡於榮祿立功立事沒猶戀於聖朝伏念臣本以書生起從戎旅孝經論語承習於家傳三略六韜講聞於軍幕略知事君之義漸識用兵之機無路進身占名小校日逐稗佐稍達聽聞大臣薦論謂其了得邊事敕書戒諭許以臨敵制宜強虜在前矢石如雨羣蠻垒入戈盾成林至

於萬死一生不敢瞻前顧後遂因將領委以郡符感極命輕功微祿過重念臣稟生河曲老在嶺南顧齒髮之凋零因土風之孽惡闔家瘴癘終歲號呼老母終堂墨衰猶在少孫殞命新火未寒臣之衰殘逮茲殞越將成異物猶仰清光伏願皇帝陛下千年膺撫世之期百祿受宜民之慶永錫蒼生之福尚推枯骨之仁

賀平交阯表

明　解縉

聖人得位寰宇同春宏敷濟衆之深仁克廣普天之鴻業華夷一統海岳均安恭惟皇帝陛下德合重華功高神禹萬里救民於水火六師致討於渠魁肅清嶺徼之餘風光復唐堯之舊境實有同於開天闢地之功啓運肇基之盛也臣某職守南邦功逢盛事同懽情於億兆祝聖壽於萬年

賀交阯平定表

黃福

天地以生物為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為德一

視同仁干戈寢戢而海宇清平禮樂修明而神人歡慶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舜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遹周武之功烈廣大如天顧德威之所加惟遐邇之咸服聲為律而身為度車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外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為叛服逮乎黎酋仍踵奠風負井蛙之見而自尊致涸魚之禍而莫悔柰何簡定之餘孽復效前尤

繼而季擴之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而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而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覩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戒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為不道爰興虜算用命偏帥天戈一指而蟻穴盡空風帆再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倚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覩武功之載戢郡

邑有守令以懷保衛所有士馬以隄防千年草莽之區變為禾黍之地累世雕題之衆化為衣冠之民衣食足以養生絃歌足以易俗輿圖舊物於以光復山川精彩於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貢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氛祲廓清雨暘時若實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顧慚微賤幸遇聖明垂憫愚蒙有罪特加寬宥位階卿輔受恩實荷深洪始詔開

百粤之新藩遂令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揆激濁以揚清遠慕皐夔之良尚隆唐虞之治然遐陬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霑雨露之民室家相慶獲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覩照臨之清光於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遥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廣西通志卷九十八